

国境一条街

公 刘

.673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国 境 一 条 街

公 刘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6 1/4 印张 117,000字

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000 定价(6)0.50元

国境一条街

公 刘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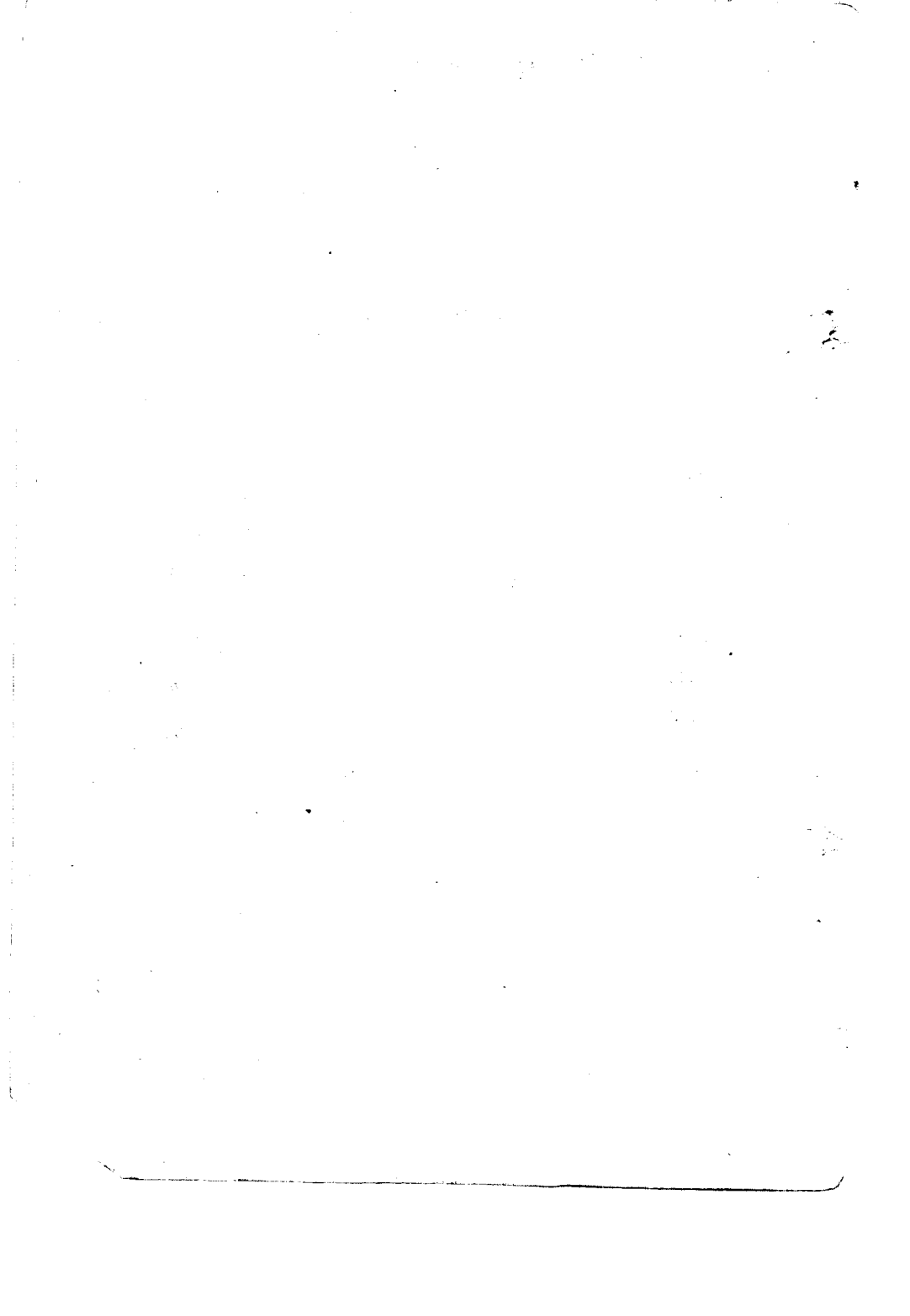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。

作者以热情而深思的笔触，刻划了一系列建設边疆和保卫边防的勇敢的人們，其中有把第一面五星紅旗插到国境綫上的普通战士，有开辟橡膠种植事业的复員軍人和科学技术人員，有在国境綫上探矿的学者和实习生，有对革命和对妻子都怀着坚贞的爱情的政治委員，有为了扑灭恶性瘧疾而到处奔走的医疗工作者，有在原始森林中与潛藏匪特英勇搏斗的偵察兵，有时刻警惕保卫边防的公安人員，有和人民解放軍情同骨肉、親如一家的苗族老大媽……題材多样、新穎。

封面設計：楊永青

目 次

紅云.....	7
榮譽.....	27
山中黎明.....	53
生命之歌.....	71
太阳的家乡.....	90
祝你一路平安.....	111
国境一条街.....	150
孟丙紀事.....	170
大軍寨.....	184
后記.....	199





紅 云

1

在部队离开上犹向粵北进军的第二天早上，象往常一样，三連正踏着急速的步子向南前进，忽然，队伍后面远远的地方，傳來一声短促的叫喊：“喂！——前面是不是八分队？”連長楊大名停下来回头看了看，心想：这是誰呀？正納悶間，山坡上小路拐弯的那边，冒出了一匹牲口，却不見人，再仔細一看，才发现原来牲口屁股后头，跟着一个小鬼，腰間挎了一大包东西，肩上扛着一支卡宾，看样子是个通訊員。怕是上級送来什么文件吧？楊大名这样猜想，于是，他和指導員招呼了一声，便决定留下来等一等。

“喂！——哪个單位的？”楊大名跳上一个土墩，用双手合成喇叭筒，朝来人喊起来。

“三中队！喂，你听着！‘先锋报’来啦！有——好——消——息！毛主席宣布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——成立啦！”

哈！什么？楊大名猛的跳下土墩，使劲地说：“快一点！小鬼！你骑上牲口不行吗？”

“不成哪，……这家伙的腿瘸啦！”

小鬼在远处应着，并且扬起顺手折来的一根枯树枝，大声催着那只该死的畜牲。

共和国！中华人民共和国！楊大名心里就象有十几个铁锤在打铁，乒乒乓乓的震得乱响，耳边似乎也有上百张嘴凑在一起对他大叫大嚷：快跑！快跑！快读它！这一张油印的团报，真比什么都可爱啊！他急得不行，撒开腿就迎着小鬼冲去，唉，唉，他妈的！这截路真长，赛过华北到华南哪！

终于，楊大名从小鬼那儿拿到了一迭“先锋报”，小鬼笑嘻嘻地看住他，心想：简直动手抢啦！楊大名本想就地坐下，在膝头上展开报纸，美美的读一读，可是，他想起了连队，不！应该让大家伙儿早一点知道！这样一想，就立刻飞也似的向队伍撵去。

“指导员！老吴！老吴！快叫队伍停下！停下！有好消息！”楊大名大声叫着，拚命扬着手中的报纸。可是，队伍里看来没有一个人听见他的叫唤，仍然一个劲儿的朝前开。楊大名心里一急，猛然想起了这都怨那个小鬼搞的好事，忍不住扭过头去，对通讯员咕噜道：“哼！这种时候，偏偏你的牲口会瘸腿！”

小鬼很机灵，当他看见三连长那张乐得开了花的脸，知道

发脾气是假的，便逗趣似的也故意指着牲口說：“咱們走得人疲馬乏，怨誰呀，怨這路哪！得兒！唛！——”几乎全團都知道，打渡江以來，小鬼就一直對南方的路有意見，不論它是泥濘的公路，鄉下的田埂，還是山間的羊腸小道，一有機會他就要向人發牢騷：“喝！咱們家呀，一馬平川，多帶勁呀，誰見過這路！”

連長這一說不打緊，可真的又引得小鬼怨起路來了。他照准一塊攔在路當中的石頭，使勁一踢，把它踢到了路旁。當他剛拉過牲口，準備往回走時，忽然記起了團長的叮嚀，便慌張地轉回來，對着三連長的背影喊道：“首長囑咐過——讀了報——要組織討論——邊行軍——邊討論……”

楊大名跑得太猛，風在耳邊嗚嗚作響，小鬼究竟喊些什麼，他沒有听清楚。

隊伍停下來了，楊大名氣喘吁吁的跑上前去，把報紙往指導員懷里一塞，裂開嘴笑着叫道：“毛主席宣布啦，咱們自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！”

這一切，全都是在幾秒鐘內發生的事。

指導員從地上拾起不知什麼時候掉下去的報紙，匆匆地溜了溜兩行大標題，便拉開嗓門對着拉得長長的整個連隊叫道：“同志們！報告好消息！毛主席在北京宣布啦，咱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啦！……一二三排長，跑步來領‘先鋒報’，各班讀了報，宿營後組織討論！”

“毛主席萬歲！”

“共產黨萬歲！”
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!”

“万岁!”“万岁!”“万万岁!”……

欢呼的口号声象火山一般突然爆发了。

三分鐘以后,各班都有了一张油印小报。

整个連队,就象一鍋开水,沸腾着驕傲与欢乐。

“一二三排長,照原队形,領队前进!”楊大名大声下着命令,事后,連他自己都吃了一惊:“怎么?我是在指揮唱歌还是咋的?”

“耽誤了五分鐘。”指導員看了看表說。

“五分鐘算什么?不要紧!老吳,我保險队伍走得更快,不信你看!”楊大名勒紧腰間拴着的子彈帶,調皮地朝指導員眨了眨眼睛。

2

部队打罢兩阳战役以后,拉回那龙进行为时十分短暫的休整。

三連剛号定房子,指導員正在临时的連部屋里解綁腿,楊大名走进来,劈头就說:“喂,老吳,我看那事儿該解决解决了吧!”

“什么事儿呀?”

一个亲切的問話声从門外跟着楊大名进来。楊大名楞住了,尽管这声音再熟悉不过,可就是想不起是誰。

“团長来了!”指導員撒开手站起来,卷好了的半截綁腿朝牆角滚过去,在地上鋪成了一根綠帶子。

楊大名轉過身去，用立正姿勢報告道：“團長，我正想和指導員商量一樁事，……是這樣，部隊在江西境內的時候，一聽說咱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，戰士們就自動湊了一點錢……”

團長打斷他的話，問道：“湊錢干啥？”說罷，從屋角里拖出來一把大概是房東家小孩用的竹交椅坐下。

“湊錢做一面五星國旗。”他大聲回答着，同時，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，他用眼角瞟了瞟堂屋的牆壁。“有的戰士，把幾個月留下沒花的津貼費都拿了出來，……”為了避免說到自己連保健費都捐出來了的事實，他改變話題說：“……一路來，戰士老在叨念着，所以——”

“所以，我明白了。對，應該做，趕緊抓緊時間做，誰知道，說不定哪天又有戰鬥任務……”團長很感動，臉上帶着毫不掩飾的熱烈的神采。“我贊成三連同志們的這個主意。——喂，你們坐下呀，該解綁腿的就解你的吧，——此外，我的意見是，這面國旗，應該做得大大的，越大越好！越大越好！……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偉大的國家，我們的國旗必須要夠氣派，不然，就不相稱！”

團長作了一個斷然的手勢。

三連長和指導員都默默地听着，雖說這是個建議，然而，從語氣的堅決上面看來，倒象是發布一道戰鬥命令。

團長是個將近四十歲的人，身板壯實，生着一顆大腦袋。他的下級常在一起談他紅軍時代的戰鬥故事，也常議論他寬闊而凸出的前額，和碩大的已經開始變得禿頂了的腦殼。他

的記憶力和他的勇敢一樣，都是出奇地令人敬羨。如果他對什么人說：“好，我忘不了！”或者“對，說了算數！”那麼，沒問題，即使一百年後他再碰見你，也會追問到底的。

楊大名了解這個，因此他馬上叫通訊員去請文化教員來辦這樁做國旗的大事。

團長賞識地看了楊大名一眼，那意思好像是說：“嘿！總算你懂得我，可我也懂得你呀！”的確，團長是很器重楊大名這個人的，常常背地里夸獎他：“小伙子，有出息！”在他看來，這個青年連長有許多優點：肯幹，該嚴肅的地方嚴肅，該活潑的地方活潑，有一股子真正的軍人氣概，打起仗來，作風潑辣；不過，也有個短處，就是有點逞強好勝，壓根兒不“尿”敵人。——當然，說他自高自大冤枉他，但他總有些偏愛自己的連隊，遇上戰鬥，就不免把自己連隊的長處看得特別重了些，而對敵人的某些優勢（那怕是暫時的），考慮得比較不足。

文化教員進來了，團長也就不再想下去，只聽見楊大名在說：

“教員，請你領通訊員上街去買布做國旗，做國旗的事你是知道的：這是個政治任務，一定要完成得好！尺碼、比例，這張剪報上都有，”說着，他從記事本里抽出一張染着血跡的破損了的紙頭，交給了文化教員，“你跟裁縫好好合計，不准有半點差錯！還有，盡錢買，盡錢做，越大越好。”他特別強調了最後一句。

指導員又補充道：“我記得，那五顆星的擺法就很有講究……這也得注意，呸，錢在這兒。”

文化教員接过錢，剛剛轉身要走，坐在小交椅上的團長又把他叫回來。

“你的任務，光是做一面旗嗎？”團長有個習慣，就是說起話來，愛用問話開頭。“我想，不應當光是做一面旗了事，要對賣布的老鄉和裁縫鋪子的老鄉進行宣傳，宣傳這面旗的來歷，……懂嗎？”

文化教員看見團長說話時揮着的右手沒有大拇指，手背上纏着一個灰色的布套（團長覺得這樣做起事來要方便些），一陣痛心的感覺象小蟲一樣嚙咬着他的全身，他挺了挺胸說：“是，團長，我要向老鄉宣傳，為了這面國旗，我們有多少同志流了血，獻出了生命！”

楊大名和指導員不約而同地望着團長的右手，然後又被此會意地交換了一下眼色。

團長對這個懂事的青年人很滿意，等他走了之後，便自言自語道：“這是新區，我們要抓緊一切機會，進行革命教育！”接着，輕輕吁了一口氣，說：“的確，這面紅旗，是我們用鮮血染紅的啊！”

這時，楊大名陡然揚起頭來：“可惜，張套牛已經見不到這面國旗了。”

團長聽三連長提起張套牛，立刻變得沉默起來。他知道，張套牛是三連有名的戰鬥英雄和模範黨員，在兩陽戰役中英勇犧牲了，但是他還不知道原來張套牛就是第一個提議做國旗的人。等到指導員說明了這一層，他更不禁懷着雙倍的悲慟回想起他和張套牛的最后一次見面來。

……那是一个南方的多霧的早晨。

海風夾着一股又腥又咸的氣味，拂過海岸、叢林和河汊縱橫的小塊沖積平原；然而，濃重的晨霧卻象是某種吹不動的神秘的膠汁，始終粘住人們的鼻子和睫毛。在大霧的那邊，就是劉安琪匪軍盤據着的陽江城。

戰士們借着霧氣的掩護，正在緊張地挖工事。

他，團長，象每次戰鬥前夕都必定要做的那樣，來到了火線上，巡視每一條壕溝，每一個掩體，……他有个牢不可破的觀念，那就是：我要對戰士的生命負責，我決不容許任何輕敵思想和偷懶的現象，戰爭，當然免不了傷亡，可是，有一樣指揮員應該記住，只要我們少犧牲一個，就等於多打死敵人十個；——我們的人，都是些什麼材料做的人啊！

照例，他是靜悄悄地走來的，誰也不驚動，可是，如果發現了什麼問題，他就會用平靜的調子給你指出來，甚至——旁邊有工具的話——他會親自做個正確的榜樣給你看，然後，說不定什麼時候，他又不見了。

這時，他走近一伙戰士身旁，一面觀察他們的工作，一面聽着他們的談話。

“多好的黑土啊！”一個戰士說。

“真是！一把捏得出油來哩！”另一個人也贊嘆地附和。

第三個人抹了抹額角上的汗，又繼續掄起十字鎬挖下去。“這地方開拖拉機多美！”這聲音是異樣的深沉，深沉得叫人懷疑，是不是他剛才一鎬從地底下刨出來的。

大霧迷蒙，團長看不清說話人的臉相，但听声音就知道这是七班長張套牛。——賀功大会上听过多次了啊。

“班長，依你說，咱們中国能不能造拖拉机？”有人向張套牛发問。

“眼前能不能造，我不知道，可我敢說中国一定要造！一定能造！”張套牛热烈地回答了那个同志。

“打完仗，俺就去学开拖拉机，班長，你說說，能学会不能学会？”一个膠东口音愉快地响起来。

“哪那么容易！咱又不懂机器，那么大个鉄家伙，……”不知道是誰提出了怀疑。

“往后要学的东西多着呐！印把子才掌到手，新問題还說不定有多少，到那时呀，一人要頂十人用呐。……”張套牛提醒着大家，并且打側面駁斥了剛才发言的人。

團長笑了，心想：“这个張套牛懂得抓‘点子’！多么动人的談話，多么美丽的理想哟，一群挖着战壕的人，却在兴致勃勃地談論着和平与丰收，真有意思！”

“說得对！張套牛！”

“團長！”战士們都吃了一惊，但也十分高兴，一面立正敬礼，一面却在心里咕嚕：原来他都听了去啦！

團長走近来拍了拍張套牛的肩，他接触到單衣下突起的肌肉和暖和的体溫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信賴的感觉。这一天，他好多次帶着深厚的爱想起張套牛：張套牛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，不但勇敢、坚定、乐观，而且肯磨腦子，很明显，他沒有讀过斯大林的著作，他不知道“取得政权——这仅仅是事情底开